

人民文学出版社

塞纳书窗

SAINA

SHUCHUANG

卢岚 著



塞纳书窗

卢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纳书窗/卢岚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10

ISBN 7-02-003491-8

I. 塞… II. 卢…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552 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张文芳

塞纳书窗

Sai Na Shu Chuang

卢岚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02-003491-8/I·2654

定价 12.80 元

自序

马尔罗曾经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个宗教的世纪。蓬皮杜呢，却摇摆 in 复兴时代或回到中世纪的野蛮时代之间。当人们还未来得及以自己的观点，给即将来临的世纪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已经准备妥当，夹带着旧世纪所有的一切来闯关，说来，一步就跨进来了。它的夹带物当中，除了宇宙探测器、网络、克隆羊、克隆牛、被改造了的遗传因子外，还有缴税、失业、罢工、上街示威，席卷全球的《泰坦尼克号》……当然，也不缺少昆德拉和索尔热尼琴等所从事的所谓文学事业。但在那些突飞猛进，又有点纷乱的夹带物当中，惟文学的气氛有点沉闷，似乎不大使人感到兴高采烈。至少

法国文坛如是。

文学陪伴着人类走过了很长的路。它给人的生老病死做过见证；给爱情、眼泪、喜怒哀乐留下过痕迹；也给人类的战争、杀戮、愚昧保留着证据。当我们打开一部文学著作，整个时代的面貌都回到眼前来。它使你跟未来衔接，跟过去不至于断裂。但，二十一世纪将会是怎样的文学世纪？

有這麼样的一天，百无聊赖中我坐到书桌前，去翻弄自己的双手。无意中发现，右手中指上那层厚茧，不知什么时候竟消退了。

从小读书写字，后来又学人弄笔杆，拇指和食指握着笔，笔尖压在纸头上走动，另一股力就迫到中指的关节上。年长月久，一层厚茧就隆了起来。对执笔的人来说，笔越是执得勤，茧就越厚。茧，多少能说明你跟笔杆子的关系。

而我那层厚茧的悄然消退，原因何在？是握笔的时间越来越少。大约十年前吧，我开始使用电脑，最初用来代替抄写，后来直接在键盘上写作，有些给亲友的信件也在上头起草。指头打在键盘上，轻快便捷，随写随改，随时补上遗漏的句子。擦纸胶，改错液，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句子和段落的搬动，可以随自己方便。然后，按动印字机，那密密麻麻的方块字，有时还夹带着洋文，列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按时按刻，一页页地出来了，真有发指令于天地间那种快乐。凭自己那点农业社会的意识，对现代科技总是嘀嘀咕咕，又爱又恨。但面对与自身有密切关系的电匣子，觉得进步也果然是好。

只是，从香港带来的，当初十分宝贵的原稿纸，剩下了那么一大叠，就堆放在书柜的一角，成了时代的遗物，都慢慢变黄了。它们也像指头上的茧，演过了自己的角色，从舞台上悄然退了

下去。

退下去的，势必还有“爬格子”，“爬格子动物”，“弄笔杆子”等经常使用的词汇。

我想眼下从指头退去了茧的人，不止我一个，而且会越来越多。尽管写作的人觉得，用笔头写成的文字更加有血有肉。但，编辑早已择易而行，说看不惯笔头字体。你给他手写字，一篇短文刊出来，可以给你错上十来处，你还能不用电脑写？

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笔杆子的文学时代。

跟笔杆脱了钩的文学，还是一样的文学么？我曾经愚蠢地向自己发问。

你打开一部书，看来看去也没法将它归类。作者却告诉你，这是一部小说。小说嘛，就是不要太小说。又有人说：“一部作品的主题和关注点到头来一点不重要。一个作家，就是痛苦和语法之间的协调。”也有人说，作品的敌人就是思想。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它们的位置为什么不可以对调一下，文学是现实的创造？所谓邦国、社会、历史，不再是作家的关注点，更多是将着眼点转到个人的琐事，内心的活动，生死情爱，自我化的隐私，如情欲，感官的经验，自我的裂变，或者带有异味的同性关系。作家不再有使命感，除非是情绪的发泄。这么看来，笔杆子文学和电脑文学，毕竟有点不一样。无论形式、内涵、动机和价值观念。

在“不一样”的面前，你会问：价值判断的坐标在何方？

面对这个问号，自己总觉得无能为力。文学艺术不可以轻易作结论，它们绝非一所关起门来的房子，里面可以一成不变。它们既可以有时价，也可以跟着时间的发展，人的审美观，知识范围的扩展，社会的价值取向而改变本身的价值。被认为二十世纪第一大书的《尤利西斯》，当年在美国被烧毁，被英国海关查禁，直到1933年，美国才将它解禁；十九世纪的塞尚被认为违反作画

规则,构图犯了根本的错误,到二十世纪,被誉为新视觉新手法;印象派画也曾被拒在所有画展门外。所以,文学艺术是一只脚踩着现在,另一只踩向未来,多少作品就凭藉本身的生命力去经历自己的命运。难以使人心平气和的,是文化世界中向着人倒方向推那股势力,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的不断下降。它使缺德的东西不再缺德,使丑恶的东西不再丑恶,大家还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眼看着这股潮流,总不无茫然,就像看着春水泛滥的塞纳河,夹带着枯枝败叶、塑料袋、泡沫胶、汽水瓶……一直浮泛到岸上人家的河滩甚至花园里。如果河窗里面的自己,还敢于在这股潮流中参与点什么,是因为相信,真正的生活不必随大流,真正的文学也无须赶潮头。任何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不管题材,风格,不管是传统手法或现代手法,不管以什么方式向现实提问,只能根据它本身的价值来判断。这难道不是唯一的文学标准么?

文字写下来了,发表了,跟着就是结集问题。在这个人人皆可以写自己的文章,人人可以成为作家,人人可以上网或出书的书籍泛滥时代,有时你竟觉得,能出集当然是好,不出也一样,写过了就释然。而今年夏天,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娟女士来信说,她通过《作家》杂志宗仁发先生找到卫建民先生,终于得到我的地址。她希望给我出一本读书记。读了这封信,竟然十分的开心,可见我不曾当真自殊于众。人家对我的选择,竟成了我自己的选择,一种不可多得的最佳选择。

几年以来,我为国内报刊写些法国文坛的零星动态,也必然谈到一些过去的作家,巴尔扎克、普鲁斯特、阿拉贡……这些笔走龙蛇的巨匠,百十年来给大家提供话题,长话短话,好话坏话,还有什么不曾说得尽的?他们的作品是明摆着的,生平,轶事也是明摆着的,有谁不知道债主前门入,巴尔扎克后门逃?有谁不知道普鲁斯特的哮喘病,阿拉贡想到威尼斯去自杀?在诸如此类

的大前提底下,我还能说些什么?当东南西北风都吹过以后,你能吹出另外一股风来么?有一段时间,为几段小小文字,我卧读得头昏脑涨,笔头依然艰涩。建民先生就说,你何不结合旅游,去走访一下作家的故居、博物馆、图书馆之类。好玩成性的我,无疑是得到一条两全的活路,但这么一来,就连这个招数也不是我发明的,我是让人推着脊骨走的。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来自于我自己,恐怕就是语言文字和取镜的角度。我用自己组织起来的文字队伍去对付一些老话题,一些众所周知的话题。我跟语言文字共进退,时或共度蜜月,时或吵吵闹闹冤家路窄,时或密室共谋,我跟它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只为一个目的:如何将要描述的一切,通过自己镜头的过滤,以自己的文字说出。所以我说,这部散文随笔的小篇小章,只是一个文学潮流中的一些泡泡儿,一些自顾自说的见证罢了。

2000年9月22日

萨塞古堡



夏多布里昂在枫谷的故居



卢梭博物馆



基度山古堡



都柏林作家博物馆



巴黎旧书摊



威尼斯面具人



拉伯雷故居



指示乔治·桑故乡的路牌



乔治·桑故居



夏多布里昂



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



穿着乔伊斯头像的爱尔兰十镑钞票



杜拉斯和她的最后伴侣安娜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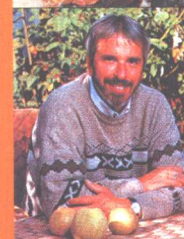
吕西安



马金尼



德莱尔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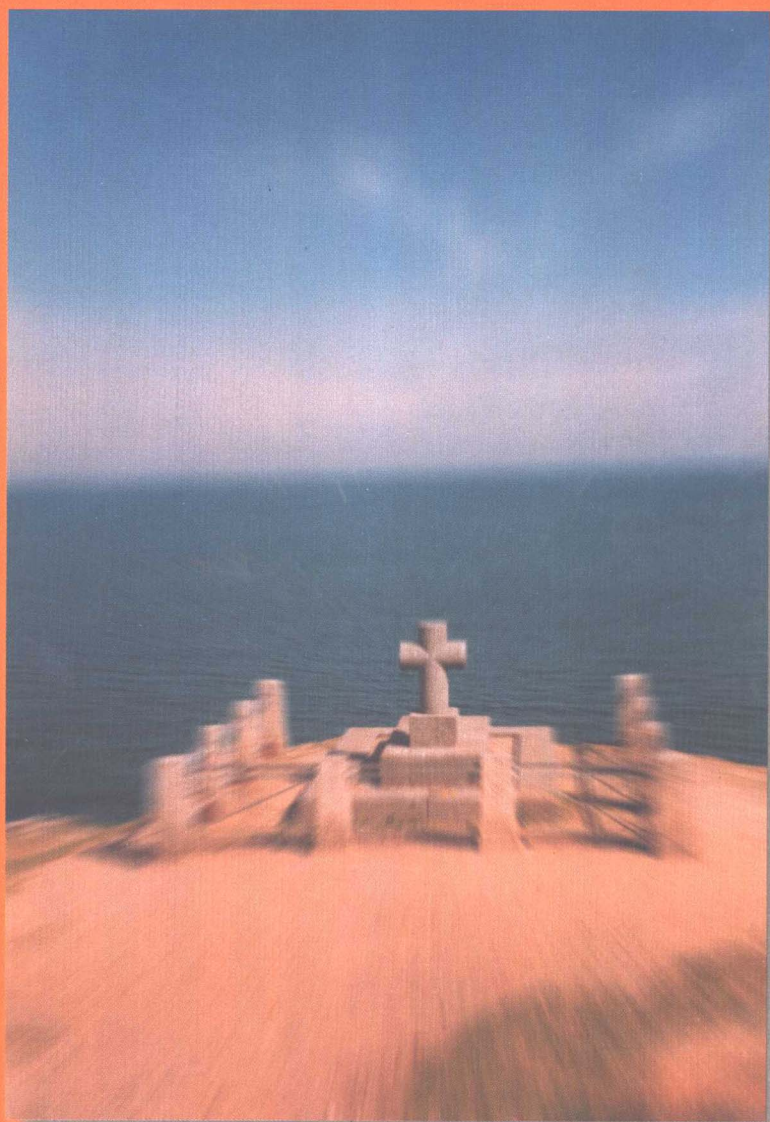


克里斯蒂安·雅克



韦尔贝克





夏多布里昂的陵墓

大仲马



PRIX RENAUDO
Ahmadou Kourouma
RELIGION EST PAS OULI
Editions du Seuil

古鲁玛

Jérôme Garcin
Pour Jean Prévoist



加尔桑的
《让·普
雷沃传》



马尔罗



戴着面具
和手套的
阿拉贡



史奥明



圣·艾克
苏佩里



德·波娃集
会上



德·波娃



作者简介

卢岚，祖籍广东珠海，生于广州。196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七十年代赴法，深造于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现居巴黎。作品散见于中国大陆及香港报刊。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把水留给我》，散文集《山盟水约》、《巴黎读书记》、《凡尔赛的喷泉》，翻译法国长篇小说《故梦》、《山丘之水》等。

责任编辑 郭娟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刘小沁

目录

1 自序

走 访 录

- 3 贡布雷,从虚构到真实
- 9 这要怪卢梭
- 17 夏多布里昂与“狼谷”
- 24 水城文波
- 39 巴尔扎克和他的“缪斯”
- 45 生死之间
- 51 文学摇篮爱尔兰
- 58 巴尔扎克在萨塞
- 64 乔治·桑的超时代魅力
- 70 塞纳河 桥 旧书摊
- 77 大仲马和“基度山古堡”
- 85 拉伯雷与戴斯
- 90 书窗一瞥

书坊圈点

- 101 我走了
- 106 阿拉不承担责任
- 113 独立市桥人不识
- 120 杜拉斯,永远的野性
- 126 中国吕西安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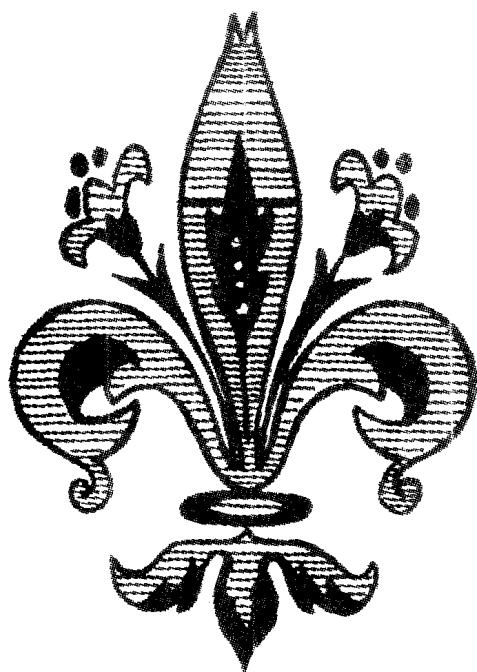
- | | |
|-----|---------------|
| 131 | 马尔罗进入“先贤祠” |
| 139 | “中国先生”佩雷菲特 |
| 144 | 阿拉贡一百年 |
| 151 | 美丑魏尔仑 |
| 155 | 爱丽丝,童年再现 |
| 158 | 马金尼和他的《法兰西遗言》 |
| 164 | 情圣西哈诺 |
| 168 | 史奥朗的大惑 |
| 173 | 秀才上战场 |
| 178 | 布彼的《潜水铜人与蝴蝶》 |
| 186 | 小王子与玫瑰 |
| 193 | 少年十五二十时 |
| 201 | 大时代中的小欢乐 |
| 208 | 两面德·波娃 |
| 212 | 埃及热中的埃及文学 |
| 218 | 铁塔碎成千万段 |
| 221 | 传记与艺术 |
| 224 | 人与猪 |
| 227 | 尺度以外的《基本粒子》 |

附录

- | | |
|-----|--------|
| 233 | 偕隐枫丹白露 |
|-----|--------|

施康强

走 访 录



贡布雷，从虚构到真实



普鲁斯特在伊里耶的博物馆

有些地方的名字你很熟悉，但你永远去不到，比如桃花源，大观园，亚瑟王的加美乐，大西洋城，鲁宾逊的小岛，史蒂文森的自杀城……尽管这些地方大名鼎鼎，甚至被编入了字典。芒格尔就编写了一部《虚构地点字典》，且一再重版。

那些地方来自作家的想象，你去不到，却像真的一样，可以一辈子留在那里，且觉得很

快乐,比如曹雪芹的大观园,爱丽丝的奇遇世界。

但有一个虚构的地方我们居然去到了,它就是普鲁斯特笔下的贡布雷,《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第一卷所描写的地方。贡布雷的原形是伊里耶,它是博斯省的一个小镇,距离巴黎约一百一十公里,汽车个把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小镇教堂的钟按时按刻敲响,向你提醒时间的过去,在你心里无端播下一种情绪,是时日如流的意思。这个以普鲁斯特为荣的宁静小镇,于1971年普氏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由行政正式通过改名为“伊里耶-贡布雷”。一个虚构的地方变成了真实世界。这种文人与官府相知相识的局面,使人有天下文明之感。普鲁斯特所创造的地方,获得了大家的承认。事情还有些颠倒呢,自从《追忆似水年华》出来以后,作品成为真正的存在,伊里耶这个小镇,反而变成一个必须重新认识,重新证实的世界。大家以这部书为标尺,以普氏细致的描写去寻找现实,证实现实。惟有书中所描写的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哪怕是极平常的小事,离开普氏的世界,即失其真其妙。怪不得有人说,现实只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世界中。

伊里耶-贡布雷有一个普鲁斯特博物馆,名叫“莱奥妮婶婶的房子”。这座房子是他叔叔婶婶的物业。孩子时代的普氏,每年的复活节,年中所有大假都到那里度假,一直到十四岁。房子坐落于圣灵街4号,1912年曾经落到外姓人手里。1937年,普氏家族的后人将房子赎回,改为博物馆,由“普鲁斯特读者协会”主持管理。

房子所在的街道,现改名为“普鲁斯特医生街”,他的叔父是一位著名医生。房子位于街角拐弯处,周围围着铁栅栏,简单的铁门前面没有装饰,一棵松树从栅栏上伸出街外。但在普氏笔下,那条街道是这样的: